百姓故事

女儿是旗手

■周勇

有个晚上，我刚烧好饭，女儿拎着一袋衣服回来。“这是啥？”我问。

“学校补发的军礼服，升旗时穿的。”女儿说。

我说：“真好，下次穿着升旗更好看了！”

“好看什么？烦死了，穿起来这么麻烦，不想穿！”女儿说。

女儿告诉我，这次发的军礼服比上次多了衣服上的绶带，领带是深红色的，衬衣是浅绿色的，棉织的。皮带没变，军帽没变，军裤没变。她觉得穿起来挺烦的，又不好看。

女儿叹口气说，“我们的衣服还是上一届六年级同学退回来的，有的裤袢松了，有的皮带裂了，有的扣子蹦了。一年四季都一样的。学校不肯花钱去换。不就升升旗吗？我倒是喜欢上次学军时穿的迷彩服。”

显然，在女儿心目中，她对升旗，对如何做好一名旗手的认识还是不够的。想要孩子知道旗手的荣耀，还得给她补补课。

“知道三军仪仗队是哪三军么？”我问。

“海陆空。谁不知道？”

我点点头，虽然现在三军兵种变了，但还是保留着原先的礼制。“仪仗队女兵是什么时候才有的？”我又问。

女儿傻了。摇摇头。

我告诉她，中国女兵仪仗队选拔是非常严格的。首先身高要1.73米，学历、气质、相貌俱佳。2014年5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迎接土库曼斯坦总统来访的欢迎仪式上，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伍中，首次出现13名挽着秀美发髻、身着07式礼宾服的仪仗队女兵，分列在军旗组和陆军、海军和空军军种之中，与男仪仗兵一起接受检阅。

女儿有了兴趣。她说自己还没有真正升过国旗，因为升旗手只有一名，护旗手两名，其余为仪仗队。每个班大约有两名，都是品学兼优的孩子，才有资格参选旗手。

我肯定了女儿掌握的知识，补充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女兵仪仗队。但是要说好看，还是咱中国女兵，你看她们行军礼，走正步，真的是一道风景线。

女儿告诉我，学校管理老师并没有讲过这些，听了我讲的内容，她才知道女兵仪仗队有那么好看。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学校秋季运动会开幕式上，女儿所在仪仗队因为有一个护旗手参加区里的比赛，无法前来，国旗班带队老师让女儿补上去做护旗手。女儿回家时对我说，自己今天终于摸到红旗了，感觉很激动。她和3班的同学一起握着红旗的两角，将这面红旗升到旗杆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说自己感到难忘的。

“你知道红旗为什么是红色的吗？”我问。

“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啊！”女儿脱口而出。

我没有回答。只是说，等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女儿来到云居山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我们来到二楼，有个“信仰之光”——建党百年来浙江烈士诗文展。

“老爸，我们少先队活动时，我来过的。”女儿说。

我说：“你不是少先队员吗，又是学校的旗手。你今天就好好看看这些英烈们的事迹，他们的文章。”

过了30分钟，女儿看完了。我问她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位烈士的话？她说是俞秀松。女儿告诉我，她很敬佩俞秀松，另外就是孟祥斌。我说：“你今天有收获吗？”

女儿想了想说：“老爸，看了烈士的家书。我终于明白了，孟祥斌说等他脱下军装，他会弥补家人，带他们去看雪、吃东西、爬山。可他永远也补偿不了了！我要学习先烈们的精神，要当好一名旗手，从现在就要做准备。”听了女儿的话，我如释重负，她应该是明白了当旗手是不简单的。

我告诉女儿，红旗的颜色是英雄血，凝聚着一种神圣的精神力量。作为旗手，应该在升旗时有这样的感觉，你才能做好一名旗手。因为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不久，在学校一次升旗仪式上，女儿说她终于有一次做旗手的体验了。她擎起红旗，迈动方步，右手抓握在国旗捆接处，旗杆与身体成45度，踏步走到旗杆下。和护旗手系好绳子，抓住旗角向斜上方展开，立正，敬礼！

行走随笔

重返岑港司前街

■应红枫

每次走过那条镌刻着历史记忆的古街，一些丰富而饱满的画面总是花样翻新地连载着我在这里十年生活的片段，固执而清晰地突兀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日月如梭，很多记忆都湮没在了走过的脚印里。我忍不住再次踏上司前街这条蜿蜒的石板路，寻找曾经失落在这条老街上的青春记忆。

去往舟山市定海岑港司前街的那条小路，已经变化太大了！西侧的那片田野，早已经被改作他用，只有路基下的那条小河，倒依然流水潺潺，漂浮着几只白羽毛的鸭子。路基上侧是成排绵延的民居，也已被改造成了整齐的两层小楼，早没有了先前晦暗的样子。我多年的挚友阿缪早先的老屋就隐没在那片依山而建的乡居之中，现在几乎已经找不到它原先的模样。

循着岑港司前老街下街的石板路，在偶尔传来的“哐当”声里摸索着倒流的时光。上世纪90年代初期，阿缪曾借住在那间斗室里高考复习，并从那里成功考入舟山师专。尔后，阿缪她们全家迁居进城，安居到了定海东园新村。

岑港司前古街，人们习惯分为上街头和下街头。上街头南北走向，下街头东西走向。上街以商贸功能为主，汇集了菜场、商店、粮站、供销社、饭店等，是典型的乡镇集市街道，比较热闹；下街则是居民聚居区，街道也狭窄了不少，两边窄窄的屋檐，曲曲折折地覆盖在巷子两侧，使那一巷天空，显得愈加狭窄了。那条悠长的古街巷，蜿蜒而来，墙角那些风化的砖瓦，叙说着悠长的历史。这是一条为数不多且依旧保留着明清传统建筑风格的百年老街，石凳、石鼓、石板路、街道两侧的木结构楼房以及屋檐墙角的精美木雕，无不展示着江南小镇的婉约俊秀和这条古街的历史韵味。

岑港司前古街的历史也包含着浙东南沿海的兴衰发展史。据史料记载，南宋五年（1135年），岑港凭借着特殊的海域地理优势成为一个热闹的港口。每天出入港口的船只数百艘，海面上桅杆林立，船旗飘扬。当时，濒临海港的司前街生机勃勃，店铺众多，卖肉的、卖布的、卖酒的、卖绳索的、卖生活用品的……柜台前站满了各地客商和船员。元大德二年（1298年），岑港设立巡检司，管理岑港、紫微、册子等地的海上治安工作，主要防止海盗在海上抢劫来往商船。这个巡检司就设在这条古街前，“司前街”由此得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从中学时代开始，我在那条司前古街上客居过整整十个年头。我外出谋生离开司前街的时候，留给我记忆最为深刻的，居然是司前街那条“哐当”作响的石板路。而今被修葺过的路面虽然已经很少听到“哐当”的声音，可路面依旧保留着这些古老的红石板，使它们成为了这条古街上一份不可或缺的历史遗存。

斜阳西照，温暖而润泽，调和着小镇闲适的时光。司前古街家家户户的灶间似乎依然有袅袅炊烟飘出，融合在暖暖的暮霭里。当我再一次走过那条铺着红石板的小巷的时候，潮湿的记忆里依然有那片透过锯锯齿齿檐瓦投射而下的夕阳光影，和合着乡民的慢生活，悠闲而惬意。

如今，在岑港司前街西侧，舟山跨海大桥犹如彩虹飞渡，跨越岑港水道，使大桥与岛屿、海景相映成辉；流畅的桥型借由周边风光，和谐地成为一道完美的风景线，也成为了当地可待开发的旅游资源。回首间，暮色已经覆盖了那条被无数足迹打磨得溜光圆滑的石板路，我有理由相信，那一方古老的土地，必将会拥有一个更加蓬勃和繁荣的明天！

亲身经历

从百草园到百花园

■朱敏江

皂荚树、何首乌、木莲……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认识了好多原先不知名的植物。最近，重读这篇文章时，一个念头不由地在我心中升起：我们能不能也为学生提供类似的校园环境呢？

对于我的这一提议，校长和老师们都颇感兴趣。完成选址和设计后，陈校长就带着师生们从溪滩搬来溪石，开始动手垒砌花坛。随后男老师全体出动，搬的搬，抬的抬，将从乡间收集来的石槽和石磨盘，按照设计的图形进行摆放。不消几天，百草园和百花园的雏形就出来了。

五（3）班的张老师是个热心人，她和家长一起四处寻找着草药。为了让种下去的草药更好地成活，天刚亮她就邀上家长去挖草药，然后像园艺工人移栽树木一样，将底部和着泥土捆扎起来。趁着早上天气凉爽，她和自己班的孩子们一起，拿着锄头把草药分类种到了石槽里。紫苏、车前草、接骨草、鱼腥草、土人参……光她们班就在百草园种下了六七种草药。

平时，大家也都在时刻关注着草药。有一次出去野炊，无意间发现了一种叫紫地丁的草药，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一株一株连根挖起，放到袋子里。第二天我将紫地丁带到学校，让孩子们种到百草园里。看到孩子们兴致盎然栽种的样子，我脑海里浮现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紫地丁，顶上开着紫色的小花，在风中轻轻地摇曳。保安大哥说自己对草药也有些研究，便自告奋勇地投入栽种草药的队伍中，利用下班时间，挖来了艾草、山海螺（地黄）、野菖蒲……

在大家的努力下，不知不觉间，草药的品种已经非常可观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里很快就能达到百种以上，百草园也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百草园。

如何让孩子们更好地认识各种草药呢？教务处的应老师想出了让学生做草药名片的好办法。心灵手巧的郭老师马上动手，用彩铅和卡纸制作出了几张精致的名片，作为样张为孩子们提供参考。不久，一张张创意满满的草药名片在孩子们的巧手中诞生了。这些名片放置在相应草药植株的边上，稚嫩的文字成了最好的介绍。

百花园也开始种花了，师生们将不同颜色的花卉进行巧妙搭配，设计出了爱心、五角星、螺旋形等别致的造型。家里有花的孩子，毫不吝啬地将一部分花移栽到百花园，没有花的也纷纷到周边找寻。不久，鸡冠花、姬小菊、满天星、假连翘……各种花卉争先恐后地进入了百花园。

上下课期间，我们经常能看到孩子们在百草园和百花园穿行、流连，就像一只只开心的蝴蝶。这里既是孩子们认识草药和花卉的乐园，也成了老师们指导学生书写观察日记的良好场所。百草园和百花园，成了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

晒秋 张进发 摄

微型小说

王师傅中大奖

■姚瑶

王师傅是小区里出了名的老实疙瘩。平时，他话语不多，上班下班，早出晚归，待人和颜悦色，为人实实在在，做事特别低调。他是大家心目中的老实人。

王师傅在厂里又是个出名的能工巧匠。他是一名机修工，负责厂里设备的维修保养。哪台设备出现疑难杂症，只要他一出马，肯定手到病除。有一次，王师傅在家休假，车间里一台设备突发故障，在岗的机修工忙乎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厂里急忙请他出马，他二话没说赶到厂里，看了一眼设备，听了听机器转动的响声，摸了把机身，用仪表一测，很快找出了毛病。接着三下五除二，干脆利落，几分钟就处理完毕。有人给他总结出“一（看）二（听）三（摸）四（测）老王修理法”，为此，他还带了一批徒弟，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独门绝活。

一天，小区突然传出一条爆炸性消息，王师傅中大奖啦！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信的人说，老王是个高手，人聪明，办事干练，中奖有门。不信的人说，老王是老实人，一心扑在工作上，没听说买过什么彩票之类的，中不了奖。傍晚，王师傅下班刚进小区，邻居老李拦住他，说：“老王啊，听说你中了大奖了，恭喜恭喜！”

王师傅一脸茫然，抓了抓头发，笑着说：“老李啊，你别逗我，我哪有中什么奖啊？”

老李说：“你老哥别瞒我，中了多少奖，说出来也让大伙一起高兴高兴。”

王师傅不好意思地说：“不瞒你老弟，我可没你那么好的运气，连个小奖都没中到过。”

众人半信半疑，都说，王师傅是个低调的人，厂里是一把好手，买彩票中大奖也八九不离十，双丰收啊！

几天后，一辆小车驶进小区，王师傅从车上下来，只见他身披红色绶带，手捧红色证书，绶带上写着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市级工匠大师”。

众人恍然大悟，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大奖，大奖中的大奖啊！”

闲情逸致

仰天湖的声音

■李仙正

嘎嘎嘎……早上五点半许，一声声久违的“鹅语”，结束了我的睡眠。

起床后，我轻轻踱出房门，站在阳台上，鸟瞰仰天湖。只见大雾笼罩，天空下着细雨，朦胧了视线，能见度低得可怜。

带着浪漫风情的江南烟雨，以朦朦胧胧才是真的姿态，与大地如此亲密接触。天地间，根本看不清哪个是天、哪个是地？分不出哪个是雨、哪个是雾？仰天湖的存在，就这么神奇地映入我的眼帘，水天一色，湖山相融。

我透过浓浓的雾气，朦胧的烟雨，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整个仰天湖，像长了双腿似的，怎么说消失就消失了呢！明明湖里有群可爱的小白鹅，为何也不见踪影？湖岸上几棵疑似“红树林”的水杉树，怎么平白无故地被雾化了呢？浓墨重彩的影子，让大树变成巨幅水墨画卷，在烟雨朦胧中徐徐晃动。

循着鹅的叫声，放眼望去，雾在灵动，湖在灵动，鹅在灵动……昨天傍晚，我们邂逅古老的仰天湖，夜宿入住休闲山庄。晚饭时，本土农家菜摆满了一桌，有水螺蛳、紫苏药、猪肉饭等，还有特色佳酿，这使食欲大增。吃着、喝着、说着、笑着，尽享欢乐时光，回味无穷。

走进千年古镇——温岭市大溪镇，仰天湖就镶嵌在太湖山脉的半山腰，装满清澈的山泉水，将燃烧的岁月融入江南一角，显得神秘、传奇、古朴。

眼前的仰天湖，天、地、人、湖无缝衔接，人文与自然巧妙融合，尽显精细、精巧、精美。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气度，那种温柔似水的格调姿色，那种小巧玲珑的精致情调，让人难以忘怀。

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湖光如画。夕阳下，晚霞的余晖落满湖里，五彩缤纷的光泽，变幻无穷的云海，似飞舞的蝶，又似流动的画。山风徐徐拂来，湖面似受到惊扰，立刻皱起眉头；一只只小白鹅游来游去，湖面便划开一道道口子，犹如小舟扬起风帆……

仰天湖发出的声音，留在了我心灵深处。

直击真相

好记性不如有长性

■王珍

“我就是吃亏在记性不好，否则《史记》《汉书》都能背下来。”同事一如书生这样对我说。对于杂志社曾经的作者、发过的稿子、照片等事宜，凡是想不起来的，他一概来问我。我大多能向他提供正确答案。所以，他一直羡慕我记性好。

而我认为，也许只是记忆的重点不同吧，要不然，他在书画、文学上的造诣怎么来的？他的这句话倒是说明了一个真相：一个人真要做学问，用功是必须的。不然，记性再好也是枉然的。

比如我，就没能把《史记》《汉书》背下来，反倒是仗着记性好，就偷懒不用功了。而事实上，我的记性也没好到能够过目不忘。对于不少问题，往往是稍微看了一眼就自以为是，以为什么都明白了。其实只是凭着机械记忆只记着一些肤浅的表皮，没有经过消化吸收，也没有花工夫去理解，根本就不能算是自己的学识。

在一如书生面前，我只能自觉地接受相形见绌这个成语。每当有人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时，若有我们两个在场，一般都是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抢答；而他总是要沉吟片刻，过下脑，才不慌不忙地回答。貌似敏捷、灵光的我，常常会出现回答失误；而大智若愚的他，要么不答，一答，命中率基本百分百。所以，我不得不自嘲自己的不懂装懂，也佩服他深藏不露的懂装不懂。

一如书生其实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从心底里觉得他是我的良师益友。因为，他让我明白了，撑起才华的并不是所谓的天赋，而是反复练习，刻苦用功。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不是秀聪明，抖机灵，而是才不外露的内秀，是苦练内功的结果。就像他的一手好字，是无数次的临碑临帖反复磨练而成的。坚持不懈地临摹练习，其实是书法人的终生必修课。

也正是一如书生这种经年累月持之以恒的定力和毅力，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记性其实是长年累月的积淀而成，有长性远胜于好记性。比如，这几天，他在纠结：这个简体字“旧”字怎么看怎么不像，查了字典还是疑惑：感觉左边那一竖孤独得毫无来由。太阳边上竖一根棍子，就不新了？奇怪的！而由我看来，简单好记就行，想那么复杂脑子不够用。

虽然我们是同年代的人，从小到大学的都是白话文、简体字，但在他眼里文字并非只是简单的符号。他认字，会从一个字的形态去求索更多的意义和信息，会认到这个字的骨子里去，其实这就是文字的文化内核。也许是长年练书法的缘故，他记一个字，不仅记住它的简体，还记住它的繁体。他的脑子里仿佛装着转换机，能够自如地在繁简之间切换。但繁体字于我，笔画多到让我的数学捉襟见肘，绝对比英文单词难记一万倍。可见，我的所谓好记性，只是简单粗糙偷懒的假象，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下工夫去记的东西，我都毫无悬念地输给了一如书生。这也正好说明，有长性、肯坚持的人才能真正长记性。

长性是个好东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只争朝夕的快节奏，容易让人急躁。不少人今天刚种下玉米，明天就急着去地头看看有没有发芽，甚至会迫不及待地揠苗助长，结果一定是欲速则不达，苗不但不会长得快，反而会死悄悄。有不少人每次决定做一件新事的时候，豪情万丈，把前景描述得相当美好，但只要一时半会儿看不到好的成效，立刻会转换方向，仿佛一辈子都在从头做起。这种因急于求成而经常性的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就是人生的死穴。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立竿见影，有不少事需要长期坚持甚至要用一生一世，才能看到结果。如果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地行事，最大的可能就是一事无成。

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异还是在于能不能刻苦用功，有没有毅力、定力、长性，而不是所谓的记性好之类的小聪明。若是腹中空空没货，你去记什么呢？就像一如书生所说的那样，如果不花时间反复背诵《史记》《汉书》，它们也是不会平白无故地长进你的记忆中去的。毕竟，这个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是平常的人，有特异功能的天才终究是少数。